

程小琪

尋找綠色的夢

● 林莽・1238 沒有離去

● 羊城商界涉足「選美」

● 豪華酒吧揭秘

● 台灣首富秘密行

● 「魚美人」傳奇



再做绿梦

有绿，这世界才美，才深邃，才幽远，才辽阔，才有说不尽的神秘。我爱绿色，因我属羊，必定吃草踏绿，它能使我生命得以更新与延长。

我钟情于绿，自然会在岁月的长河中凭着情感的羽翼去追寻，去编织葳蕤蕤蕤、葱葱茏茏的绿色之梦。或许这梦境并不恬静，狂风一吹，萧萧飒飒，盈盈绿意失却亮色；或许幽幽的梦意时断时续，但我必须去做绿梦，尽管是梦想。

当岁月将我推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毅然地告别了那座使我留恋的粤东古城潮州，走进了遥远而迷茫的绿色之岛——海南岛。那时我才十六岁！因为那儿有诱惑一个少年的绿。

年迈的祖母拿出她当年嫁妆的红木箱，给我装上衣物，戴上老花眼镜，一针一线地在蚊帐、被单、棉衣上绣上“琪”字。她把我叫到身旁：“阿琪，祖母不能再照顾你了，你长大成人，该懂得怎样去生活。”她从旧宅古井中捞起一把井土，用红布包裹着，让我带到海南，投放在异乡的水井里。刚“蹲牛栏”回来的父亲——一位历尽风霜、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默默地为我打点行李。我知道父亲的心情

很沉重，由于难于言喻的原因，我不能升学读书，只有远离故土，浪迹琼岛。母亲带着弟弟为我送行，她流着泪说：

“琪，你要为妈争气！”……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后悔了么？不，五指山无边无际的大林莽，将我的绿梦变为现实。我在那里度过了十五个春秋五千四百多个夜晚，尽管我同样有少男骄傲而又脆弱的心，尽管繁重的劳动需要用大山的木薯充饥，尽管有时偶尔有会一种失落感漫过心际。然而，悠长的林莽生活，记载着一个知青那既酸也甜的故事，构成了一部耐读却不畅销的书。在我周围的大林莽，那是一个没有语言的社会，浓缩着一切生命的哲理。于是，我开始寻求梦中那些蕴藏在大自然中的绿色箴言。一开始，只是发现橡胶树独异的天禀，藉此倾吐一下自己的人生体验。但事情颠倒了过来，当我情不自禁堕身于绿色世界之中，才对人生有所悟，有所思，有所感，有所叹。无言的橡胶树向我叙说着人的价值和意义。

我以橡胶树的形象呼唤强者。大自然遵循以强汰弱，适者生存的原理，不断再造世界。凡是存在至今的橡胶树，大都是几经台风肆虐挺立在热土上的强者。这奇特的生命现象，足以使人类思考生命的本源，反省自己的生存意识，达成对人生奥秘的穿透。倘若你也会从折磨人的懦弱、忧郁、遗憾中挣脱出来，感悟生命的真谛和潜在力量。橡胶树的生命史，难道不都在昭示作为强者的追求者的一切探索和追寻都不会徒劳吗？

人既在现实中，就总祈望能有点现实之外的体验，梦，却就是最实惠的享受。少年的读书梦被彻底打碎之后，就意味着一个坚实的自学目标诞生了。我开始在每天艰辛劳作之

余，约束自己充实知识。我惊奇于我已经能够在煤油灯下忍着肚饿每晚读上三四百页文字，凌晨四五点钟喝一碗盐粥又上山割胶，何其惬意。于我来说，唯因有梦，才去耕垦，把生活的状态化为感觉中的形态，悄悄地汇聚在数十本的笔记中。用汗水浇灌的梦的种子，总会有缤纷的花色撒在人间的非梦境。几年之后，我从生产队调到场部当报道员，后来到通什农垦局当新闻干事，我无法计算那些日子究竟写下多少通讯、消息，拍摄多少新闻照片，只知道有一天，《海南日报》的四个版面上，一下子发表了我的六篇通讯报道和新闻图片，惹来了同行们“太集中”的非议。1985年春，我幸运地被调到广东《致富时代》杂志担任记者，又有了重做绿梦的希冀，有了耕耘的天地和发挥的机遇。当我领悟到所做的一切能给绿色田野抹上一片新绿时，我感到经过我手中文字的份量，感到我枯燥的生活背景上驮着一种责任。想想，我的绿梦总算没有白做。

富兰克说：“人在二十岁以意志著称，在三十岁凭智慧取胜，在四十岁则靠的是理智的判断。”人生愈是迈向纵深，便愈是感到陌生，同时也愈感到它的精妙。在许多地方，造化于不经意中留下了真理。我发现，绿色的大林莽与人类世界之间竟有着一一种发人深思的对应关系，前者有助你理解世俗人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认识周围的真实。这便促使我这个从大林莽走出来的人，在讴歌生命之美、对生活抱着积极进取态度的同时，又努力以清醒的头脑、冷峻的目光，洞察现实生活的底蕴，针砭时弊，讽谏人性，勾画世态，反思历史。于是，有了十九万字的纪实特写集《热点热点》（广东旅游出版社于去年初出版）的问世。

我还要去寻找绿色的梦，我还想用自己笨拙的笔，把这种人类最美好的色彩加深。这本集子收入我数年来56篇散文、报告文学和纪实特写，这仅仅是我的部分备忘录而已。早期的散文，大部分是描状五指山的，记事状物写人有一种少年的憧憬与天真的理想主义，比如《我们的“家”》、《开山第一锄》、《黎家乐韵具风采》等等，那是一个小知青的触觉和对人生的梦幻。尽管很粗糙，我仍保留原状，作为寻梦的轨迹。还有《天涯，有一片绿海》、《“绿色金子”宝库》、《一川碧流连翡翠》等一组散文，是我当新闻干事时采写农场风貌时的记录，其中不乏通讯之味，我也让其呈本来面目，收入集子时不作改动。关于五指山的散文，有一部份是最近才写的，其情状就有所不同。如《海棠灯》、《流蜜的橡胶林》、《柚园秋色》等，内中有人生怀旧，有深沉思考，有真情吐露。我无法不使自己的文字视角常常巡视回五指山和橡胶林，因为她是我做梦的地方，不管甜梦、美梦、忧梦、恶梦，既然我人生之舟浪迹到那里，五指山永远是我的眷恋的第二故乡。

去年9月，我踏上了西双版纳这片神秘之地，热带雨林的绰约风姿，使我重温了大林莽的旧梦。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魂牵梦萦的地方，充满着肃穆悠远。我浪迹的海南岛与西双版纳同样种橡胶，同样是知青部落。橡胶林是知青的墓志铭，那天我同几位版纳哥们去谒“知青墓”，我捧着淡黄色的橡胶花，静静地放在墓莹前，心间漫起阵阵悲怆。你们死了，我们却活着。二十年了，我们的知青部落还有一千二百多人留在西双版纳，他们的根，他们的血，他们的青春和岁月，全留在这片遥远而神奇的绿林中。然而，社会却淡忘了

他们。一些老知青在呼唤：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城？我沉重地写下《林莽，1238没有离去》，这篇纪实报告文学，夹杂着我的一份忧虑。

作为一个记者，我仍然力求透过社会生活，追踪新闻事件内幕，发现与挖掘剖析社会热点问题。收入这本集子中的《羊城商界涉足“选美”》、《豪华酒吧揭秘》、《深圳股票潮》、《海岸线上的魔道斗法》、《三叶树，欲说当年》等数篇纪实，依然是“热点”的披露。我不知道究竟对读者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只是将自己作为一双“新闻眼”，对作品也取一种面对社会现实，不作虚饰的客观袒露。

一位友人给我赠言：“绿色给了你的灵性”。此刻，我伏案在纷乱的书房，那是我唯一温馨惬意的地方，面对窗角那串串迭翠的绿萝——那是我真诚地用心灵与她交流的绿，我获得人类精神中一种宝贵的东西：自信与乐观。从此，我不仅对短暂的人生充满寄托和依恋，也无畏于世道设置的逆境。我还要再做绿梦。

程小琪

1991年5月15日深夜·广州

056235

目 录

再做绿梦 (自序)

· 热点寻踪 ·

林莽, 1238没有离去.....	(1)
三叶树, 欲说当年.....	(13)
羊城商界涉足“选美”.....	(29)
海岸线上的魔道斗法.....	(38)
深圳股票潮.....	(49)
豪华酒吧揭秘.....	(57)
移民之城在呼唤.....	(64)
“民工潮”的忧思.....	(72)
台湾首富秘密行.....	(77)
洋浦风波.....	(83)

· 时代风流 ·

宏兴, 疾进的足音.....	(90)
研究地球的人.....	(96)

中国“鳊鱼王”	(103)
微笑的竞争	(109)
“绿色使者”两只眼	(117)
羊城“虫王”	(120)
“鱼美人”传奇	(124)
红海湾畔养虾人	(130)

• 版纳纪实 •

傣家竹楼向世界开放	(135)
山寨正告别贫困	(142)
东方的多瑙河	(147)
莽林野趣	(153)

• 琼岛浪痕 •

将军的足迹	(159)
绿色功碑	(163)
我们的“家”	(167)

海棠灯·····	(173)
开山第一锄·····	(175)
流蜜的橡胶林·····	(178)
柚园秋色·····	(182)
在那片山林里·····	(186)
寻找“绿宝石”·····	(190)
“种子王国”探奇·····	(195)
一川碧流连翡翠·····	(198)
“绿色金子”宝库·····	(202)
荒滩升起绿剑·····	(206)
胶林深处“小集市”·····	(209)
天涯，有一片绿海·····	(213)
黎寨处处情·····	(217)
黎家乐韵具风采·····	(221)
琼崖盛夏探果王·····	(225)
异域珍果宝岛香·····	(228)
“天涯”冬令西瓜甜·····	(231)
海角风韵在“翠园”·····	(233)

· 南国风物 ·

花之路·····	(235)
水乡的节奏·····	(240)
鸟鸣茶楼·····	(245)
湖州菜馆觅“乡音”·····	(247)
粤东大果园·····	(250)
甜蜜的事业·····	(252)
在红江橙故乡·····	(255)
茶山三题·····	(260)
家具“历险”目击记·····	(268)
春到燕塘·····	(270)

· 艺海偶拾 ·

“苏氏五杰”的艺术组合·····	(275)
涉艺昂珠·····	(278)
红棉画我·····	(281)

林莽，1238没有离去

在这片遥远而神奇的绿林中，留下了他们的根，他们的血，他们的青春和岁月。

我终于踏上西双版纳这片神秘之地，原始森林与人工莽林群落中，我惊讶于人和自然结合迸发出如此宏伟的创造力，农垦创业者建成方圆75万亩的橡胶园，充满着生机盎然的韵律。在她的周围，较完整地保留了原始热带雨林的生态，那高入蓝天的望天树，那伟岸的板根植物，那珍贵的红椿墨樟，那纵横厚重的巨藤，那啁啾飞鸣的版纳鸚鵡，向你展示了热带雨林的绰约风姿。

原始森林，橡胶园，西双版纳，在这片多少人魂牵梦萦的热土上，记载着一段又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3000对夫妇集体离婚

历史不会忘记：1970年前后，近10万知识青年涌入云南胶园，其中，有6万人分到了西双版纳农场，他们分别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昆明……

8年后，一股回城热潮又席卷知青阵营。

1978年10月18日，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丁惠民写了一封致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允许知青回城。11月16日，他又写了第二封公开信。这两封信都是贴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首府允景洪街头。一时间，在西双版纳的各农场知青纷纷要求回城。1979年1月中旬，40余名知青从西双版纳起程，集体到北京上访，要求回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亲自接待了他们。

不久，中央终于同意这批知青回城。

1979年，西双版纳6万知青“大逃亡”，一时间，走的走，调的调，一片纷乱。

因为当时知青回城有条政策：已结婚的知青不能回城。于是，5天内，西双版纳有3000对夫妇集体离婚，3000个家庭因为希望而破裂，3000对男女在月老的叹息中分手。

犹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人生，该怎样选择最佳的形式完成各自的人生，那得依千差万别的具体境遇而定。在6万知青蜂拥回城的热潮中，有1238个知青却留了下来。

整整20个春秋，西双版纳，留下了他们的根，他们的血，他们的青春和岁月。

另一片树叶

他叫于学忠，15岁那年从繁华的北京市到内蒙古哲盟科佐中旗的一个大队“落户”。两年之后，他加入北京第一批下乡到西双版纳的知青队伍，来到东风农场二分场四队。他先是上山开荒、种橡胶、当胶工，后到制胶厂，又调到学校

当教师。

1978年盛夏，于学忠与当地景谷县的一位善良勤劳的姑娘结婚了。这件事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979年，知青大逃亡，大离婚，动荡的时局，强烈地冲击着他的心。于学忠知道，集体大离婚，那是每一对感情依旧的夫妇，仅仅为了解脱某种形式，实现某种自由。因为这是实现回城的手续中一个不可缺的环节，尽管理智告诉大逃亡的知青，一切都是假的，然而他们还是不能感情地接受这种事实。于学忠不愿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更不愿离开相依为命的妻子与刚刚出世的孩子。

那些动荡的日子，于学忠回北京去了。一去就是一个多月，妻子以为他不再回来了。几天后，当于学忠带着从北京捎回的一罐猪油出现在妻子面前时，她简直不敢相信。

绿色王国有一句严峻的箴言：“种子落在土里，适者生存。”于学忠悟到：“日求两餐，夜求一宿”地过日子，只能是生命的浪费。但是，边寨农场的文化生活同大城市相差太远。这里近乎一片“文化沙漠”。1988年，农场领导将筹建文化中心的担子落在于学忠身上的时候，他联系河北省安新县委宣传部工作的商调函也同时到达农场，爱人和孩子也可以随他调动。于学忠完全可以赶上“知青回城潮”后的“第二班车”，但他的心里却装着一份深情：让边寨农场成为“文化绿洲”。他又留下来了，当上了农场文化中心主任，筹划各项文娱活动和设施。

农场自筹资金建起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职工和当地傣族群众能直接收看到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节目了。俱乐部、影剧院也已落成，每年除组织专业文艺队为大家演出外，还

组织业余歌手大奖赛、文艺调演，电影队定时定点到各基层单位服务。农场职工游乐园落成了，园内设有自控飞机、电动小火车，以及草坪、花园、亭阁、曲桥、碧湖……。每一项设施都不比荒原植胶轻松，每一项工程都倾注着于学忠的心血。他当文化中心主任头一年，就掉了10多斤肉。

冬去春来，花落花开。这位37岁的老知青头发过早地出现丝丝银针。为繁荣农场的文化，他带头搞文学创作、艺术摄影，写通讯报道。这几年，于学忠发表了200多篇新闻通讯稿和几十幅摄影作品，在文艺刊物发表7篇小说，讴歌农垦的拓荒者，弘扬当地各民族的文化。

我问他：“您现在是否还想回北京？”“怎么不想！不过，农场文化中心带不回去，二房一厅也搬不走，我就宁肯留下来！”

胶林凝结着血肉

西双版纳静谧中的橡胶林，好似一位沉思中的哲人。我也在沉思。没有那个地方比得上这里，让我强烈地感到它的神奇、深邃，充满肃穆悠远。因为我也是一个知青，我下乡的海南岛与西双版纳同样种植橡胶。

胶林也是知青的墓志铭。虽然知青们的大多数在这里只奋斗了十年或仅几年便走了，但他们为橡胶事业作出的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为胶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仅在东风农场的场志中，因公殉职者的名册共载入85人之多。在生产中有的被毒蛇咬死，有的被树压死，有的被野蜂叮死，有的被洪水夺去了生命。年轻的身躯和献身精神，永远留在他们亲手建设的这片绿色土地上。

我和一位北京老知青来到东风农场九分场那座“知青墓”。这儿埋葬着一个年轻的生命：王开平，北京知青，1975年11月因公殉职。他的墓茔是众多知青墓最好的一个，碧绿的胶林成为他永恒的背景。我捧着淡黄色的橡胶花，默默地放在坟墓前。顿时，我心里漫起一股痛彻全身的悲怆感。不仅仅是为着一个古老的主题，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故往新来，生生灭灭……

伴我同来的北京老知青在轻轻地为我讲述15年前发生的故事：那是西双版纳多雨的季节。农场进深山开荒种胶，身为九分场7队指导员的王开平，见到伙伴已经几天吃素缺油水，每天强度的劳动又使许多人心中发慌头发晕。他想到了糖，如果有一点糖补充虚弱的身体就好了。那时周围的山寨很难买到糖，没有糖几根甘蔗也好！他和另一个知青开着拖拉机到小街乡去买甘蔗和蔬菜。归队时已是黄昏，拖拉机带着沉重的拖卡，艰难地爬上一个一个山坡。雨季的山路陷住了拖拉机。王开平跳下驾驶座，让机手加大油门发动，他在两个车斗中间用力推车。然而拖拉机启动时，这位年轻人的脖子却被车斗之间的卡轨夹住，他来不及喊一声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悠悠岁月，每逢清明节，版纳的老知青们都会带着他们的儿女，去谒“知青墓”。

“如果你在这块土地上生活20年，也会有一种跟它休戚与共的感情，因为胶林里凝结着我们的血肉。”许多留在西双版纳的老知青都这么说。我似乎寻到了知青并未离去的另一个答案：带着怀旧的情感，知足的心态，坚韧务实而不失对生活的希望。

赵志祥，上海知青，现任橄榄坝农场党委书记。在他那简陋的平房里，我同他进行了长谈。他的爱人小金，一位贵州省赤水县农民的女儿，端上一杯浓酽的普洱茶，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远方的客人。”

1971年2月，赵志祥与千多名上海知青到达橄榄坝农场，他是“小头目”，带着一帮哥们到离场部30多公里远的新建连队开荒种胶。他见义勇为，为人忠厚的性格，受到这个“知青部落”的拥戴。他具有的组织能力与智慧，使他成为知青中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后当上生产队干部，担任分场场长，农场副场长、场长，1983年任农场党委书记。他的仕途之路充满金色。

在“知青大逃亡”前夕的请愿日子里，赵志祥作为当时自治州人大代表，他支持知青提出回城要求，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坦荡的，该发生的迟早要发生，但他确认自己支持知青请愿的动机与众不同，他为自己自豪。在州、县的人大代表讨论会上，他喊出：“我个人是坚决留在版纳，不离开这块土地的，但是其他知青们有权利裁决自己的命运，希望上级部门陈述理由，让愿意回城的知青们自愿回城去。”

他终于留在橄榄坝这个孔雀之乡，用开放的眼光去导演农场的改革。他认为自己比较超脱，然而农场工作难，难在新老两代人“代沟”，难在他们这一代与胶林新一代（职工子女）的观念差异。他说，这两条代沟的问题与发生的矛盾最花费他的精力。他毕竟不是昔日的知青“小头目”，而是一个父母官了。这个农场已成为一个1万多人口，6.3万胶林，固定资产4547万元的大型企业。他唯有磨炼超负荷的忍耐力，在这片撒下战友们血汗的土地上，艰难地耕耘。

在景洪农场我见到另一位上海知青张建国，他现时是四分场场长。他向我倾谈：我们亲手创建的农场，要叫我离开，我真的还舍不得。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有留恋之情，20年了，不容易过来。不是说版纳的生活条件多好，但这里倾注了我们同老农垦们的心血与汗水，没有功劳有苦劳。张建国深情地说：“时代潮流把我们抛到这里，有用武之地就知足了。唯一的心愿是让自己的孩子，多学点知识，好更自如地选择未来。”

再次撰写自己的人生

“我不愿意把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抖露出来，然而，抖露完了，我心灵中的内疚会减轻些。”在西双版纳西部的黎明农场，上海知青阿福（原谅主人公不愿发表真名）虔诚地对我说。

他年近40岁了，而立之年早已过去，不惑之年已在眼前。1969年12月11日，严冬的上海。他同200多位同学离别父母，加入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行列。迎接他们的是西双版纳勐遮坝南端的崇山峻岭中的兵团水利四团。

谁也没想到阿福会入狱。说起来很可悲：为了一块肉……

1971年3月初那天，好不容易碰上一次吃肉打牙祭，每人一小勺。可是，从食堂到知青居住草屋的一条必经之路上，北京知青“胡老大”横档路心，每个打到肉的都须给他一块，方准通过。谁都知道“胡老大”不好惹，愤然各自“贡献”一块。殊不知有个绰号叫黄毛的上海知青就不吃这一套，轮到他时，他反手就把打在他饭盒里的肉砸到“胡老